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

小品妙選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一元八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

編選者 蘇淵雷

發行者 陸高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上海大連路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本書與賣校對者何衡孫

自序

嘗聞人雖弱草，妙能通靈；居一芥子，可轉法輪。余生好玄想，復宥於情，獨處斗室，時發遐思。歷物品文，每持二解，會心不遠，要可言也。

夫體一分殊，無間天人；小大自如，何乖物我？攝大入小，則四大海水可入毛孔；即小窺大，則一朵野花可見天國。一葉落知天下皆秋，則遠近無違矣；一燕來知陽春已至，則時序不忒矣。蔚藍一角，不斷於青天；寒碧半泓，何慚於秋水？小大殊品，色相一如，文心之妙，亦復如是。此一解也。

復次，人心妙用，情想交縈：一以抒感，一以觀照，譬彼風水，迭相起滅。楞嚴稱「純想欲飛，純情欲墮」，余意能處乎飛墮之間，斯爲得之。蓋飛鴻遠引，猶遺長音；雲雀高翔，不忘塵土。物有然矣。至寄恨落花，驚心別羽，綺懷風月，故自可人；而臨川興嘆，拈花微笑，玄譚冥諦，要亦名通。情想無礙，文思始美。若必講植物學於其母墓，如華茨華士之所嘲；恨析光學有失虹美，如濟慈之所感，不亦慎乎？

夫人心好動，不能無感；欲求抒表，則藝文尙矣。然吹萬不同，在其自取；舒慘殊時，體式遂異。典謨詔告，詞尙莊嚴；議說論辨，旨主暢達；至書簡隨筆，又以婉約勝矣。詩有風雅，抒情與敘事異韻；畫分南北，金碧與淡墨殊風。非僅格式乖違，固自體勢不侔耳。文中之立小品，要在獨抒性靈，孤心靜寄，不襲窠臼，絕傍前人。亦猶詩有絕句，謝古律之典則，畫標寫意，避院派之拘整也。

但小品一詞，義指殊寬。辭達理舉，無取冗長，固亦一義；特茲所取者，在其能抒情深入，說理妙出；卽小示大，於分見總，情詞並茂，色香兩擅；言志而不泛，載道而不迂者，始爲佳耳。括此數義，則小品一詞卽廢，而易以妙品，或證以美文，亦無不可也。一準此旨，最選妙文，篇分類聚，略見凡例。

衰世習僞，士厭禮法，玄風大扇，清談斯起。或詮言名理，寄情物外；或吟味世故，暫得忘機。魏晉間人，雅好清談，明季文士，時有俊語；近人周作人輩，亦多閒趣。選清談小品第一。

靜觀萬物，時得妙理，水流花放，可窺玄旨。或天開神悟，或得意忘言，既圓智慧，復弘生力，入於如來妙莊嚴海。莊生釋氏，實爲大師；章氏太炎，不愧作者。選妙悟小品第二。

白眼看世，若有所感，不可莊語，談諧雜出。或言外寄諷，或笑中含淚，要在寄予同情，出以妙語。史遷稱「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。」此其俊也。近人林語堂盛唱幽默，得風氣之先；惟末流趨於謾罵，斯乖風旨耳。選幽默小品第三。

上政不臧，下民以刺，風雅寢聲，變音以起。至叔季末俗，下流難返，非加重砭，未足警頑。諷刺文學，未可廢也。視彼幽默，又稍異趣：一如橄欖，回味清嚴；一似薑桂，老而彌辣。近人魯迅，最擅勝場。選諷刺小品第四。

登大墳以舒憂，據思古之幽情，蒼茫六合，感慨深矣。或聞鄰笛而傷逝，或登河梁以惜別，盛年不再，世運多乖，於是激楚之音以厲，哀怨之思以深。選感懷小品第五。

無明有愛，是如來種；死生流轉，乃生葛藤；骨肉之愛，男女之情，如機在括，不能自已。或寄永恨，或拾墮歡，望遠懷人，彌多幽思。淵明作閒情之賦，曼殊遺斷鴻之記，一往情深，別有傷心者也。選抒情小品第六。

記物敘事，要在盡性；寫生圖貌，首貴傳神。狀人則長短增減，不爽於一分；體物則參差沃若，窮形於兩字。至斷指可掬，敗兵之狼狽如見，析骸而爨，饑情之奇重可知。舉一可以反三，此又善於敘事者也。雖爲小道，要有可觀。選記敘小品第七。

自然景物，山水爲宗；月露風雲，烘托斯美。自來作者，多愛邱壑；模山范水，鄮柳最佳；霞客中郎，堪相媲美。近人紀景，亦多妙筆。觀物會心，此亦一樂。選寫景小品第八。

上選八品，良多挂漏，私心所好，略見於此。鉢水泓然，投針見底；一櫛之嘗，或可知味。至斷章立題，皆自我始，知我罪我，不遑計也。世有同好，不吝賜教；或評其詮次無序，或指其選棄失當，投文著論，百方是正，俱所祈願。將使冰雪妙文，快讀一世；會心笑語，遇之旦暮。雖非千秋之慧業，抑亦勞生之一樂也。

總目

第一種	清談小品	一四三
第二種	妙悟小品	一五七
第三種	幽默小品	一五三
第四種	諷刺小品	一九〇
第五種	感懷小品	一五七
第六種	抒情小品	一七〇
第七種	記敘小品	一四四
第八種	寫景小品上	一四五
	寫景小品下	一四五
附	作者傳略	一二二

清談小品

一	世說新語(十一則)	劉義慶	二
二	水滸傳序	施耐庵	三
三	論談話	林語堂	四
四	閒談	鶴見祐輔 魯迅譯	一
五	敍陳正甫會心集	袁宏道	一三
六	詩草小序(四章)	譚元春	一四
七	東坡小簡(八則)	蘇軾	一七
八	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	李漁	二〇
九	喫茶	周作人	二八
一〇	談酒	周作人	三一
一一	北京的茶食	周作人	三五
一二	蒼蠅	周作人	三六
一三	希臘的小詩	周作人	三九

一世說新語(十一則) 劉義慶

過江諸人，每至美日，輒相邀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周侯中坐而歎曰：『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。』皆相視流淚。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：『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！』

桓公北征，經金城，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，慨然曰：『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』攀枝執條，泫然流淚。簡文入華林園，顧謂左右曰：『會心處不必在遠，翳然林木，便自有濠濮間想也。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。』

謝太傅語王右軍曰：『中年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正賴絲竹陶寫，恆恐兒輩覺，損欣樂之趣。』

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，謝悠然遠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王謂謝曰：『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人人自效；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。』謝答曰：『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邪？』

謝太傅寒雪日内集，與兒女講論文義，俄而雪驟，公欣然曰：『白雪紛紛何所似？』兄子胡兒曰：『撒鹽空中差可擬。』兄女曰：『未若柳絮因風起。』公大笑樂。即公大兄無奕女，左將軍王凝之妻也。荀尚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：『雖未覩三山，便自使人有凌雲意。若秦漢之君，必當褰裳濡足。』

支公好鶴，住剡東岬山。有人遺其雙鶴，少時翅長欲飛。支意惜之，乃鍛其翮。鶴軒翥不復能飛，乃反顧翅垂頭，視之如有懷喪意。林曰：『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？』養令翮成，置使飛去。

顧長康從會稽還，人問山川之美。顧云：『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雲興霞蔚。』

王子敬曰：『從山陰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發，使人應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際，尤難爲懷。』

司馬太傅齋中夜坐，於時天月明淨，都無纖翳，太傅歎以爲佳。謝景重在坐答曰：『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。』太傅因戲謝曰：『卿居心不淨，乃復欲欲滓穢太清邪？』

二 水滸傳序 施耐庵

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應更仕；五十不應爲家；六十不應出游。何以言之，用違其時，事易盡也。朝日初出，蒼蒼涼涼，澡頭面，裹巾幘，進餐殮，嚼楊木，諸事甫畢，起問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後可知；一日如此，三萬六千日何有？以此思憂，竟何所得樂矣。每怪人言，某甲於今若干歲，夫若干者，積而有之之謂，今其歲積在何許，可取而數之否？可見已往之吾，悉已變滅。不寧如是，吾書至此句，此句以前，已疾變滅，是以可痛也。快意之事，莫若友，快友之快，莫若談，其誰曰不然？然亦何曾多得，有時風寒，有時泥雨，有時臥病，有時不值，如是等時，眞住牢獄矣。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種秫米，身不能飲，吾友來需飲也。舍下門臨大河，嘉樹有蔭，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。舍下執炊爨，理盤榻者，僅老婢四人，其餘凡畜豕

子大小十有餘人，便於馳走迎送，傳接簡帖也。舍下童婢稍閒，便課其縛帚織席，縛帚所以掃地，織席供吾友坐也。吾友畢來，當得十有六人，然而畢來之日爲少，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。吾友來，亦不便飲酒，欲飲則飲，欲止則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爲樂，以談爲樂也。吾友談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遙傳聞爲多，傳聞之言無實，無實卽唐喪津唾矣。亦不及人過失者，天下之人本無過失，不應吾詆誣之也。所發之言不求驚人，人亦不驚，未嘗不欲人解，而人卒亦不能解者。事在性情之際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嘗聞也。吾友既皆蕭淡通闊之士，其所發明，四方可遇，然而每日言畢卽休，無人記錄，有時亦思集成一書，用贈後人，而至今闕如者，名心既盡，其心多懶一；微言求樂，著書心苦二；身死之後，無能讀人三；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四也。是水滸傳七十一卷，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，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。然而經營於心，久而成習，不必伸紙執筆，然後發揮，蓋薄莫離落之下，五更臥被之中，垂首撚帶，睇目觀物之際，皆有所遇矣。或者問，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，云何獨有此傳，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，不成無損一，心閒試弄，舒卷自若二，無賢無愚，無不能讀三，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四也。嗚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？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讀之而樂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，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？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。東都施耐庵序。

提倡白話文學的人，也必提倡談話。說話是人人會的，但是談話便高一倍，非人人所能。因為話到有味才是談話，而無味只是說。說話與談話之間，大概如會議報告與文人小品之不同，或如商人函件與名士尺牘之差別。常人可與交語，而未必可與深談，這就可見其中的區別了。人生實在苦悶，除了看好書以外，真能使心靈愉快的還是一夕話吧。或是故友談天，或是良朋話舊，或是與夜車中偶逢的房客，士棧裏宿夜的旅伴，談狐說怪，誅賊罵奸，討論天下興亡之跡，都可成爲人間世最完滿最不能忘的一夜。自然夜間最好，白天總覺得乏味。地方倒隨便，在法國女士沙龍中談文學哲學固然不錯，而坐在三腳板凳上與老農晒日黃敍『當原初』或是風雨之夕，篝燈如豆，與江船上船子敘述慈禔幼時之軼事，也一樣有談話之旨趣。談話所以常叫人不能忘，就是因爲一次談話，有一次談話之風味，時地人三者常常不同。或月明風清，庭桂芬馥，或風雨晦冥，爐火融融，或在黃鶴樓上看江景，或在小車站室候夜車，這種景況，在回憶中都成爲那次談話風味之一部了。或二三人，或五六人，或那夜老陳有點醉意，或那夜老金有點傷風，鼻音特重，這小小點綴，反成爲那次談話不能忘之遺影。人生月不常閒，花不常好，好友不常逢，這種清福，倒非神明所忌，怎可不趁時享受？

大概談話佳者，都有一種特點，都近小品文風味。如狐怪，蒼蠅，英人古怪的脾氣，中西民族之不同，琉璃廠的書肆，風流的小裁縫，勝朝的遺事，香櫞的供法，都可入談話，也都可入小品文。其共同特徵在於閒適二字，雖使所談內容是憂國憂時，語重心長，但也以不離閒適爲宗。人到文明了，有什麼憂憤，只在

筆端或脣角微微一露罷了。真有慷慨激昂的話，也只讓好友幾人聽見而已。所以談話是燕居自適，好友相對，旁無礙目之人之時所談的。若以小品文與士大夫廊廟文學相比，便明瞭此中之異趣。一長篇闊論，冠冕堂皇，然其朝貴氣早就令人討厭。猶是如貴婦脂粉氣太濃，叫人不好親近。談話卻如見淡抹素服的小家碧玉，有時頭髮微亂，一鈕不扣，但反覺得可親可愛。西女服裝最知此中道理，有所謂 *Smart neglected negligence* 講究的隨便。其隨便是帶藝術的。如家居長服，有所謂 *Negligence*（字義爲『不管，』『隨他去』）便是一種羅襦半解式的服裝，特別動人。小品文有時也帶了『隨他去服』的藝術在焉，而動人之力每在廊廟文學之上。談話的滋味，也頗相彷彿。談話最要的是風度是自適，無牽無挂，隨興所之而已。談話應是遇見知己，開暢胸懷，兩腳高置桌上，一人斜倚窗上，又一人拿個椅墊靠在地板上，這時你手足位置都舒服了，心靈也輕鬆了，對面只有知心友，兩旁俱無礙目人，這是談話必要的條件。話既無所不談，結果愈談愈遠，毫無次序，毫無收束，盡歡而散。作小品文大概也是如此，最忌是起伏收束，尤忌甲乙丙丁的分段，因為我們是來談天，並非來商訂合同，分甲乙丙丁，便不閒適不痛快。

柴積上日黃中談『當原初』固然可愛，但是文化進步了，就有所謂風雅的社交上的談話。孟嘗君珠履三千，不知那時清客幕僚所談是怎麼一回事，大概也甚熱鬧。這種談話的內容，大概可以見於列子，淮南，呂覽等書。胡適之發見呂覽居然有『貴生論』談人生之藝術，這必是當日談話的結果。戰國的說客都是善談，這明白由戰國策看得出來。馬總的意林，楊升庵的古雋所集，大概都是古人善談之

結果及證據。就中晏子、楊朱、韓非諸人，大約皆善談，像晏子那樣幽默，楊朱那樣爽快，韓非那樣深懂世故，談起話來，必很有味道，也因了有味道，才演成一派思想。那時的清客談話的背景，大概由淮南子『李園納媚』一段，稍稍可以看出：

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，園女弟女環謂園曰：『我聞王老無嗣，可見我與春申君，我欲假於春申君，我得見春申君，徑得見於王矣。』園曰：『春申君貴人也，千里之佐，吾何敢託言？』女環曰：『卽元不我（？）』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，告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彼必問汝，汝家何道遠客者。因對曰：『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者來求之。』才人使告園者，彼必問汝，『女弟何能？』對曰：『鼓琴讀書通一經。』故彼必見我。』園曰：『諾。』明日辭春申君，『才人有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』春申君果問：『汝家等遠道客？』對曰：『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者求之。』春申君曰：『何能？』對曰：『能鼓琴讀書通一經。』春申君曰：『可得見乎？』明日使待於離亭。』園曰：『諾。』既歸告女環曰：『吾辭於春申君，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。』女環曰：『園宜先供待之。』春申君到，馳人呼女環，女環至，大縱酒，女環鼓琴，曲未終，春申君大悅，留宿……』

這大概是當日的情形，有女子能談話，能琴，能讀書了，的確是男女交際談之風度。而且有點貴族氣，春申君是不易見得，然而有女子能書能琴，卻非見不可，也可有魯相聞而求之，有遠道客，卽歸待之，這已是閒階級的社會了。

有閒的社會，才會產生談話的藝術，談話的藝術產生，才有好的小品文，大概小品文與談話的藝術，在歷史上都比較晚出，就是因要有閒階級為背景，而人之心靈，已有相當的技巧之故。今日有閒階級在共產黨看來是一種罪名，然而真正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，都是希望有閒能够普遍。所以有閒並無罪，善用其閒，人類文化乃可發達，談話乃其一端。商人終日孳孳為利，晚膳之後，睡上如牛，是不會有益文化的。『閒』有時是迫出來，非自求之，乃因或坐監牢，如文王，太史公，便產生出周易與史記，或落第不得志，乃寄幽憤於文章，如施耐庵，蒲留仙，便有水滸，聊齋出現。施乃深得談話個中滋味者，貫華堂古本序雖未必出施手，然其言朋友過談之樂，實太好了。其文曰：『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，然而畢來之日為少，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。吾友來，亦不便飲酒，欲飲則飲，欲止則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為樂，以談為樂也。……』其文其情皆合著書心境，也是有閒所致。希臘文學之產生，也是在這種有閒的環境。希臘人思想那樣細膩，文章那樣明暢，都是得力於有閒的談話——柏拉圖之書名談話，可以暗示我們此種文體。柏拉圖的宴席所描寫全是談話，滿篇充滿了席上文士，歌妓，舞女，酒菜的味道。這種人因為善談，所以文章非常可愛，思想非常清順，絕無我們廊廟文學之華麗委靡之弊。談話書中每篇開頭，都有從容不迫的入題文章。比如 Phaedrus，雖然所討論的是靈魂的性質，想像力，詩之神感等題目，但開題便描寫出這樣的一種風雅幽閒的社會。蘇格拉底向年青的非特拉斯：『你往那兒去呢？』非答是早晨與某辯士談了整個半天，此刻要到外頭散步養養神去。『如

果你有時候同我來，我可以講講我們剛才所談的話。『蘇說，這些話非聽不可，就是陪他走到米夏拉再回來也情願。非懷疑起來，不知他能把那些話說得一樣精彩不。』蘇格拉底，老實告訴你，我不能把字記清——絕不。但是我大意還記得，可以同你說個大略。』蘇答道：『是的，仁弟。但是你得先給我看看你外衣內那一捲東西——因為我猜想，那就是你們談話的紀錄，而我雖然愛你，我卻不肯叫你背誦而讓我自己吃虧。』非無法只好答應。但是他們到那兒去坐呢？是的，在『那高樹底下，那邊又蔭涼，又通爽，又有草地可坐可臥，隨意自在。』『是的。』蘇說，『一個美麗休憩的地方，有白雲花香，有滄浪濯足的河水，及斜坡便枕的綠茵。我就躺着，你儘管取怎樣最便於誦讀的姿勢。講吧。』共和國開頭，也沒有『今夫天下』迂闊之辭，也是不慌不忙的這麼閒適的一句：『我昨天同格老根到比雷斯去向女神禱告，順便看看那廟會的光景。』宴席 *Symposium* 恐怕是文學上最有名的談話吧，他們所談的是『真正的寫悲劇的藝術家也必可寫很好的喜劇』等問題，但是席上是莊諧雜陳，名士時或笑謔蘇格拉底的飲量，蘇格拉底可以飲，可以不飲，與則自斟，也不管他人飲否。這樣一講講到天亮，蘇還是健談如故，但人人睡去了，只賸了兩人，但是不久喜劇家 *Aristophanes* 也打盹，跟着 *Agathon* 也入睡鄉。蘇沒法，只好獨自出來，到 *Lycæum* 花園洗個澡，那天精神不倦照樣的過去。這是希臘最高的思想及文學產生的背景。

中國人卻也善談，不過在社交宴席上，不大注重談話的藝術。法國吾不知，德國人晚膳都是飲啤酒

配冷食，可以自下午五點一談談到半夜，討論文學哲學政治問題，女子也加入的。不知怎樣，男人談話雖好，有女子自然更風雅了，而談話藝術成了風氣也自有風雅的女子出現。希臘極盛時代，就有了亞斯斐西亞（Aspasia），她是雅典黃金時代撥利克利斯王之妾，王的有名的演說，就常是亞斯斐西亞替他寫的。在我們中國，因為男女社交不公開，談話藝術都差一點，然如晉宋三朝有談話的風氣，也就有了才女，如謝道韞，朝雲，柳如是，李香君，諸人。中國人與妻儘管舉案齊眉，以禮相守，但是要求能詩能畫能談風雅女子的心，終未消滅，明末秦淮河畔的歌妓就是這種風氣造成的。在西洋社會，倒不要定到畫舫中去找風雅女子。德國女子亦有善辯，可以同你討論文學美術社會經濟問題，但是女子即使不能善辯，而僅有談趣，能理會各種題目，也遠勝於呆坐說俗話的男人——在英美諸國的宴會上談話也視為一種藝術。不過也有毛病。因為西宴是用長桌，類多男女間坐，各位男人有向隔座女客談話之義務，若不與談話，便是冷淡她而有失敬。但在這種坐法，假如女子真不足與談，又別無出路，你自己也就甚窘，一席無聊而散，不像中國的圓桌，談話可打成一片。因為有此風俗，所以就在比較小的宴會，談話也常變成四五對人同時分開異趣的談話，又因為各個不敢向女客失敬，刺刺不休，人聲非常嘈雜，也是一種怪現象。中國因為宴會常在飯店，沒有方便談話的地方，所以也就席終而散，說不上什麼談話的藝術了。這也未免影響於我們人生之趣味。一種普遍社會的教育程度，也受了影響，因為一般人對於文學、藝術、宗教、社會問題的趣味，常是由談話獲來的。我們觀察一國宴會上談話的內容，

大概就可以估量那社會普遍知識的程度。其反應也可見於報章雜誌，及戲劇之發達。因為戲劇也是用談話來討論人生，其談詞常極精警巧妙。在善談的社會這種所謂『社會戲劇』（Social drama）就會爲人所愛而自然風行。明末傳奇之盛，也是有了秦淮之背景所致。中國人今日這樣少社交談話的練習機會，難怪所謂『文明戲』還是在新世界大世界爲一般人所光顧而處於與蘇灘相同的位置了。

四 閒談 鶴見祐輔 魯迅譯

世間忙碌起來，所謂閒談者，就要逐漸消滅下去麼？那是決不然的。倒是越忙碌，我們卻越要尋求有趣的閒談。那證據，是凡有閒談的名人，大抵是忙碌的人，或者經過了忙碌的生活的人。

聽說，在西洋，談天的洗鍊，是起於巴黎的客廳的人說，法蘭西人爲了交換有趣的談話而訪問人，吉利人爲了辦事而訪問人。巴黎的馬丹阿培爾農的客廳，至今還是膾炙人口。這是有名的文人政客，聚在夫人的客廳裏，大家傾其才藻，談着閒天的。

在這樣的閒談裏受了洗鍊，所以法蘭西語的純粹，更加醇化了罷。

英國政治家的閒談的記錄中，也有一種使人傾慕之處。昨午物故的羅來卿，在做格蘭斯敦第三次內閣的愛爾蘭事務大臣，住在達勃林的時候，同事的亞斯圭斯，文人的來雅爾，來訪問他。就在鳳凰公

園左近的官舍中，一直閒談到深夜。其時是初秋。夜暗中微風拂拂之際罷。忽然，亞斯圭斯從嘴上取去雪茄烟，問道：

『假如現在驟然要被流放到無人島裏去了，而只准有一個人，帶一部或一作家的全集，那麼，你帶誰的書去呢？』

大家便舉出樣樣的作家的名字來。亞斯圭斯卻道：

『我是帶了巴爾扎克（Balzac）的傳記去。』

於是談到巴爾扎克的天才的多方面。穆來說，真的天才，倘做了倫敦的流行兒，便不中用了。於是還談到無論是迭儀生，是渥特渥思，都離開了世間過活。裴倫（G. Byron）卻相反，身雖在流竄的境地，而心則常在倫敦的社交界，因此將作品的價值下降了。藹里渥德（George Eliot）是每星期只見客一次的，等等。

這時候，是穆來爲了愛爾蘭問題，正在困苦中的時候。他和這些遠遠地從倫敦來訪的友人食前食後閒談之後，彷彿是得了無限的慰藉似的。

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上，他這樣寫着：

『晚餐前後約一小時，亞斯圭斯，來雅爾和自己，作極其愉快的閒談。亞斯圭斯後來對吾妻說，從來沒有那麼愉快的談天過。那時我們談到穆勒和斯賓塞，還大家講些回憶和軼話。談話從我的心